

魏人
刑警系列
小说选

群众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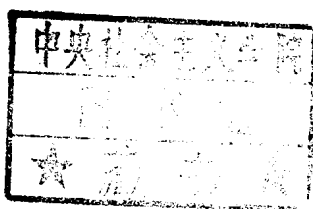
I247.5/484

80813

魏人刑警系列小说选



200088396



群众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北京

(京)新登字 093 号

责任编辑 林志亮

封面设计 王 琴

魏人刑警系列小说选

魏 人 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东光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25印张 173千字

1992年2月第1版 1992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14-0746-0/I·226 定价：4.00元

印数：00,001—10,000册

02

DN170/31

谨以此书献给中国刑警

内 容 简 介

这里收入的五个中篇汇集了作者近年来小说创作的精华。其中《刑警队长与杀人犯的内心独白》曾获公安部首届全国金盾文学奖优秀中篇小说奖；根据《刑警队长的誓言》改编的电影《龙年警官》公映后则引起广泛关注并荣获1990年度政府奖和“百花奖”。这以后作者又连续推出《警官日志》、《警官的尊严》两部中篇新作，由此而形成了以刑警队长傅冬为主人公的刑警系列小说。

在这些直面人生、贴近现实的警察题材小说中，作者成功地塑造了黄凯、余小龙、傅冬等一系列颇具时代风采的刑警队长的形象，讴歌了他们嫉恶如仇刚正不阿的精神品格，但更多的是写出了他们在与阴暗、污秽、邪恶殊死较量时的喜怒哀乐以及自身的深层思考。《刑警队长和杀人犯的内心独白》剖析了一起婚姻裂变导致的杀人罪案，也细微地揭示出刑警队长余小龙的内心苦闷；《灰色关系》中，随着黄凯对那件离奇绑架案的深入调查，他终于痛苦地认定自己父亲的死是罪有应得……

奉献给读者的这些文字又宛如一幅幅色彩斑斓光怪陆离的人间百态图，从《警官日志》中的名作家贪恋美色，终因乱伦而坠楼自杀；到《警官的尊严》里由嫖娼卖淫引发的敲诈勒索、杀人灭迹的残酷写照，都从警察与犯罪这个特殊的领域里逼真清晰地透视出商品经济大潮对传统价值观念的震荡与冲击。

序

记得自己和许多同学年轻的时候，爱看福尔摩斯探案故事和霍桑探案等侦探小说。每每被书中惊险、离奇的案情，破案的推理和强有力的悬念所吸引，深夜不眠。

年长后，阅读了更多的文学作品，其中侦探小说对我仍具有魅力。研究者们将其冠以公安文学、法制文学或公安法制文学等名称。有的还进行了分门类的探索，分成正统推理小说；悬念推理小说；惊险、间谍推理小说；法庭、警察推理小说；社会派推理小说；等等。

其实，就案件的侦破和审理的全过程看，包括：案件的预谋和作案经过；案件的侦破；抓获人犯后的预审和交司法机关审理、宣判执行的过程。这些程序涉及公安、检察、法院的工作和职责，涉及许多法律规定。就公安法制小说来看，重点都是围绕案件的侦破过程而展开的。许多此类文学作品正是这样写的。福尔摩斯探案故事就是这种写法的代表，取得很大的成功。

从公安法制小说的发展过程来看，每个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其不同的典型案件、不同的典型人物——警察和罪犯。福尔摩斯探案故事反映了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英国的状况；霍桑探案反映了20世纪初期到40年代，我国江南上海等地的状况。但是无论是福尔摩斯和霍桑，都是依靠他们个人的聪明才智破的案，似乎他们是一部神奇的破案机器，

对他们个人的生活，人们知道得很少。他们的助手只是一个陪衬。

魏人刑警系列小说，是在80年代，我国贯彻改革开放的方针，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时候创作的。因此，这些小说具有强烈的时代风貌，反映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飞速发展的时候，我国刑警是怎样奋不顾身地保护人民的。这些小说不但具有紧张、惊险的吸引力，而且与现实生活节奏一致；不但有悬念、可读性，而且有惩恶劝善的感染力；不但写出了当代刑警的精神面貌、内心世界，而且写出了他们的超群智慧、勇敢无畏，更可贵的是写出了刑警的集体智慧和力量，人民群众的智慧 and 力量。这才是真正的天罗地网。他们不愧为人民的卫士、国家的盾牌。

这五篇刑警系列小说，有的改编为电视剧，有的改编为电影。根据《刑警队长的誓言》改编的电影《龙年警官》被誉为建国后第一部摘取“百花奖”桂冠的警察题材故事片。在这之前还获得了政府奖。这也反映了小说受到的欢迎和成功。

我希望魏人和更多的公安法制文学作家，进一步深入社会、深入刑警生活、熟悉当代的政治、经济、法律和司法制度，以及文物考古、风俗人情，从更广阔的背景上，写出更好的佳作。

我期待着。

陶和谦

1991年5月

目 录

序.....	陶和谦 (1)
--------	-----------

灰色关系.....	(1)
-----------	-------

刑警队长与杀人犯的	
-----------	--

内心独白.....	(49)
-----------	--------

刑警队长的誓言.....	(99)
--------------	--------

警官日志.....	(151)
-----------	---------

警官的尊严.....	(204)
------------	---------

后记.....	(255)
---------	---------

灰色关系

1988年3月25日 星期五

引 子

电子钟人模狗样地叫唤起来。女人翻了个身又翻了个身。心事重重的眼睛胆怯地向身边的男人窥视，目光中说不清楚有几分爱几分恨。

男人睡得很沉。裸露的前胸上几根瘦弱的毛随着呼吸的起伏摇姿摆首，半张的嘴里露出几颗黄黑的门牙好象一扇有裂缝的门。女人淡漠地将目光挪开，然后掀起被子从床上溜到铺着地毯的地上。

下午的阳光从未拉严的窗帘的缝隙中钻了进来，女人向卫生间走过去的时候被那束阳光打中了。她本能地哆嗦了一下立在原地，双手下意识地环抱在丰满的前胸。她似乎很害怕阳光温柔的抚摸，在哆嗦一下之后全身便轻轻地颤抖起来，有如一只淋了雨的小母鸡。此时，她心事重重的双眸平添了几分惊恐，不过很快就消失了，容颜姣好的脸上浮现出一片

安然。

她就这样在阳光下站立了片刻，然后走进卫生间迅速地冲了个澡穿好衣服走了出来。她站在卫生间门口瞥了一眼床上的男人。男人依旧睡得很沉。她吁出一口气然后蹑手蹑脚走到门边。就在她轻轻地拧动门把时，一个沙哑的声音在屋内响起：

“你要走吗？”

女人一激灵，慢慢地转过身无力地把有些瘫软的躯体靠在门口低声地说：

“都5点了。”

“啊！已经5点了？那下星期还是老时间。”

男人命令一样的口气使女人垂下了头，两滴眼泪落在衣襟上。

女人离开门，冲到床前跪在男人的面前说：“求求你，别让我再来了，难道这两年你还不够吗？”

泪水从她那十分美丽的眼睛里淌了出来，顺着她光洁白嫩的脸庞落下来，落在男人黄褐色裸露的胸脯上。男人有些烦躁却又无动衷地说：

“你走吧！我困了。”

“求求你……”

男人冷漠地看了她一眼，用毛巾被蒙住头翻了个身，很快就发出了鼾声……

—

长安街在下班的时刻就象一条没有水却挤满了鱼的河。几千辆汽车发出的轰鸣使洪绿心里如百爪搔心般烦躁不安。

急急忙忙的人悠闲自在的人中国人外国人都在她身边窜来窜去。公共汽车站更是人满为患，没有一点拼搏精神的人永远只能等车。洪绿尽管又烦又累但还是拼死拼活地挤上了象沙丁鱼罐头般的1路汽车。汗酸味和胳膊肘使她犹如陷入地狱一般。星期五！这个令洪绿充满郁忿痛苦的星期五，这个每个月4次的星期五……

回到家时她已经精疲力竭。她跌跌撞撞地打开儿子的卧室，空荡荡的房间使她长吁一口气：飞飞不在家。

每个星期五的这个时刻她总害怕见到儿子洪飞，害怕一进门就见到儿子蔑视冷淡的目光。每次她为了早儿子一步回家都得拿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勇气挤车。今天好了，儿子还没有回家。洪绿慢腾腾回到客厅一下躺在长沙发上。她现在只想躺着，除此之外她什么也不想干，其实她也没有任何力气去干了。

小保姆买菜回来见女主人脸色苍白地躺在沙发上，连忙端来一杯热茶，轻轻碰了碰洪绿的手说：

“大姐，喝口茶吧！”

洪绿被吓了一跳，她忽地睁开眼睛，有些茫然地看了看小保姆半天才说：

“飞飞回来了吗？”

“没有。”小保姆摇摇头：“大姐，先吃饭吧。”

“不，等飞飞回来再吃。”

洪绿说完坐了起来，喝了几口茶。她仿佛有了些气力，便站起来缓缓地走到窗前拉开窗帘，隔着玻璃窗窥视着窗外的黄昏。黄昏中的夕阳象一朵巨大的车前菊妩媚地开放在西天上，渐渐地随着夜的袭来悄悄地暗淡了光采。洪绿瞧着，

心底突然泛起一丝悲哀，她走到大衣柜的穿衣镜前注视着自己：我老了吗？不，我才40岁。她抚着自己尚无眼角纹的脸喃喃道。其实，做为一个40岁的女人她绝不显老。有节制和高蛋白的饮食与少年时代的舞蹈训练使她依旧保持着丰满不失苗条的体态，加上她天生具有的丽质使人觉得她才三十出头。是的，洪绿属于那种天生不老的女人。“是的，我还不老，我还不老。要不为什么还能收到那些求爱信呢？”洪绿自言自语道。这时她发现自己还没有换衣服就走进了卧室。

这是一间摆设考究的卧室，也是一间一眼就能看出的单身女人的卧室。卧室里摆着一套罗马尼亚家具。宽大的床上只有一个枕头。枕头边上杂乱地放着许多书和杂志。洪绿从衣柜里取出一套真丝绸睡衣换上，然后在梳妆台前坐下，拿起眉笔轻轻在修饰很好的眉上补上几笔。当她把笔放下时候，发现半开的抽屉里有一封信。她拿起信看了看，信封上的字她似乎在哪里见过，她想了想没有想起来便随手把信封撕开抽出信纸，先是漫不经心地看着，紧接着她的手开始发抖；然后，她的额头渗出了冷汗，最后她觉得有一股冷气从腹腔窜上来，她不由发出了一声惨叫：

——啊……

二

女人是慌慌张张一脸惊恐衣衫不整闯进分局值班室的。她一进门就泣不成声。匀称丰满的身子随着抽泣有节奏地起伏，一副痛苦不堪的模样。

黄凯默默地注视着女人。他当刑警队长已经9年，可谓曾经沧海难为水了。世界上的斑斑血泪人世间的鬼怪妖魔他

见多了，因此眼泪和乞求、威胁和暴力对他来说都显得那么无所谓。他很难波涛起伏充当绿林好汉或者善主儿，一切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一种经历一个故事。他总是个旁观者，所以他也总是不由自主地审视每一个人，总是想去了解和分析一下这个人是否犯过罪或者是否有犯罪动机。为此他挨过父亲的一个恶狠狠的耳光。那天晚上他心血来潮问他当市委书记的父亲：“爸爸你见到一个漂亮女人时想和她睡觉吗？”正在看电视的父亲转过脸盯着儿子看了一会，站起来走到黄凯面前霍地抡起手臂狠狠给了儿子一个耳光。血顺着黄凯的嘴角流了出来，他怔怔地看着父亲，不明白一贯慈祥的父亲为什么突如其来变成了凶神恶煞？于是他站起来回到自己的屋子，简单地收拾了一下便搬进了刑警队的集体宿舍，至今已经6年了。其间父亲来过无数次电话要求他回去，他拒绝了。只有一次他想起父亲孤身一个年老体弱动了恻隐之心，他在电话里说：如果回答他那个问题他就回家。父亲那边沉默了一会把电话放了。从此再也没有打扰过黄凯。

黄凯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他变得有点冷漠无情。部下称他：“冷面队长。”他听后只是付之一笑。

那么现在站在他面前的女人是干什么的呢？是自首是报案是揭发？黄凯很想从女人的面部表情中得到答案。但女人用手把脸挡住了。黄凯心里升腾起无名的烦闷。他点着一根烟用力抽了一口，呛得他直咳嗽。

咳嗽声吓了女人一跳，她停止了哭泣，一面掏出手帕擦了擦红肿的眼睛，一面用哀伤的笑迎着黄凯。这女人很能掩饰自己的情感，即使哭的时候也会露出讨好人家的笑。黄凯想。

现在黄凯看清了女人的模样。一张五官分布极为精致的脸，洁白无瑕的皮肤。就这些已足以使她成为美女行列中的佼佼者，从而也会使她成为贵夫人大明星或是好色之徒的牺牲品或卖弄风骚的荡妇……这种女人不会在事业上成功的，这是一种属于尤物的女人。

黄凯一任自己的想象展开，他的目光一直盯着女人的脸。女人在这漫不经心的注视下开始了真正的不自然。她扭动了一下发僵的身子说：

“同志，我可以坐下吗？”

“对不起，请坐。”

黄凯也同样不自然地收回目光并暗自嘲笑自己很难摆脱男人的弱点：见了漂亮女人就眼发直。同时他也原谅自己：因为这女人是他一生中见到过的最美的女人，他不能不另眼相待。黄凯打开记录本。

“姓名。”

“问我吗？”

“对。”

“洪绿。”

“年龄？”

“40。”

黄凯听到回答有些困惑不解地瞧了一眼洪绿。而洪绿对黄凯的困惑似乎十分理解，她淡淡一笑顺便用手捋了捋头发说：

“我是48年生的。”

“噢——单位？”

“市歌舞剧院。”

“职业？”

“专业编剧。”

“有什么事？”

“报案。”

“怎么回事？”

“我儿子失踪了。”

“什么时间失踪的？”

“今天晚上。”

“会不会出去玩了？”这年头孩子们常常和父母不辞而别过几天就会安然而归。黄凯说着扫了一眼墙上的康巴丝石英钟：晚上10点32分。

“不，他从来不会不告我就走的。”洪绿站起来，“他很老实，是学校的优等生，而且马上要考高中了。”

“你儿子叫什么？”

“洪飞。第十五中学初三（3）班。”

“洪飞的父亲知道吗？”

“他没有父亲。”

“你们离婚了？”

“……”洪绿没有回答，好象是不知道如何回答。

“孩子的父亲去世了？”黄凯小心翼翼地问。

“有必要回答吗？”

“当然。”

洪绿扬起头盯住黄凯，黄凯也不示弱地盯着洪绿。

“我没有结过婚。”

“抱养的？”

“是我生的。民警同志请您不要问了，请帮我找找孩子。”

洪绿有些歇斯底里。这女人看来不是善主儿。黄凯想。

“你凭什么认为洪飞失踪了？”

“我给学校亲戚朋友洪飞的同学都去了电话，都说没有见到他……”

洪绿说到这里嘎然止声，两眼发直。黄凯发现她好象在回忆什么。

片刻，洪绿眼睛一惊，阳气回升，随后动作敏捷地在蛇皮包里匆匆翻腾，猛地她从乱糟糟的钱和纸片中抽出一张粉红色的纸说：

“这有他写的信，洪飞写的。”

黄凯接过那封信迅速看着，心中不由一惊——

妈妈：

你的仇人把我关了起来，他们要你拿十万块钱换我回家。你见信不要报案，否则他们就要杀死我。救救我，妈妈。见信后第五天你在家门上贴一个喜字，他们就会通知你交钱的地点和时间。救救我，妈妈！

洪 飞

88年3月25日

“你为什么不早说。”

“我害怕得忘了，对不起。”

“告诉你，这不是失踪，这是绑架！明白吗？你儿子现在做了人质，随时都会有危险。”

“救救他吧……”

洪绿被黄凯的话吓坏了，扑咚一下跪在地上，双手在空中挥舞着，脸色惨白，充满惊恐的眼睛睁得贼大，两粒黑眼珠凝聚不动象傻了一般。

黄凯连忙走过去扶起她。洪绿却一下子瘫在黄凯的怀里。黄凯一手抱住她，一手熟练地在她的人中穴上掐了几下，稍后黄凯听到了她低微的呻吟，他喘了口气把洪绿半扶半抱到椅子上，顺手倒了杯开水递给她。

洪绿睁开眼睛，无力地接过了杯子喝了一口，气息渐渐平缓。现在她真正相信了洪飞已经身陷囹圄而且危在旦夕。这是谁干的？她百思不得其解，她瞥了一眼重新坐回桌后的警察，知道救她的洪飞只能靠他了，于是她惨兮兮地说：

“警察同志，请你一定救出我的儿子。”

“这是我们的职责，当然也需要你的积极配合。”

“我配合，一定配合。”

洪绿说完无力地把身体靠在椅背上……

1988年3月26日 星期六

三

市文联机关的传达室门前。黄凯支好铃木100型摩托车，走到传达室倚在窗口说：

“师傅，我找葛光。”

“他出去一会儿了。”

“您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不知道。”

“呵，你找葛光？”

有人在背后搭话。黄凯回头见是个文质彬彬的老太太：